

贝熙业与近代中国隐秘传奇(上)◆ 罗屿

法国医生贝熙业曾打算在中国终老,他甚至为自己选好墓地。然而1954年,他却不得不离开这个他生活了41年的国家。人生的终点,已不容他选择。

那年初夏的一个晚上,两名警察来到贝熙业在北京西山的家——贝家花园,他们带来了一封改变贝熙业命运的信。信中给他两个选择:一是留在中国,但必须放弃法国国籍;二是在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,但妻子吴似丹必须留下。

无奈、无助的贝熙业,想到了给周恩来写信,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贝熙业表示,他自己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,把中国人当成自己的人民。“根据我过去41年之所作所为,根据法律的规定,我这样一个又老又有病的人,是否可以在不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负担的情况下住在北京?假若法律不允许,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行期推迟到9月底?此外我还请求我的中国妻子保留她的中国籍并允许她跟我一起走。”

彼时,周恩来正在日内瓦开会,但他还是签署了通行令,吴似丹得以陪行不愿放弃法国国籍的贝熙业一同回国。

多年后,贝熙业的亲友仍记得,时年82岁的他携吴似丹踏上法国时的情景:10月27日,船到马赛港,岸边挤满接船的人,贝熙业的亲友也在其中。众多西装革履的乘客中,一对男女与其他人装束极不相同。男人高鼻深目,皓髯垂胸,却一身中式长袍,从外表判断,已是耄耋之年。他身旁女子,则是年轻纤瘦的东方容貌。她胆怯地挽着他,他手中则提着一只鸟笼,里面是只蒙古朱雀。

妻子、云雀,成了贝熙业回国时的所有陪伴。在法国,他没有朋友,没有积蓄,更无人知晓他在中国曾经的声誉与传奇。

贝熙业全名让-热罗姆-奥古斯坦·贝熙业,1872年生于法国山区夏尔市,毕业于海军医学院,获医科博士学位。他曾以军医身份先后到过印度、波斯等法国在亚非地

在被遗忘半个多世纪后,法国医生贝熙业的名字重被提起。在中国的41年,他历经民国、抗日、解放。他和诸多中法名流,曾掀起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勤工俭学运动;他曾不顾高龄,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“驼峰航线”,把宝贵药品送往抗日根据地。贝熙业在中国获得过声誉与社会地位,他的人生际遇也随这个国家的社会变革而起伏。



■ 原北京法国医院内,左二为贝熙业大夫

区殖民地。1913年41岁的他抵达中国,先后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生、北洋政府总统医疗顾问,以及北京法国医院院长等职。他在这里经历了民国、抗日、解放,是最知名的外国医生之一,他的病人包括很多社会名流。

除达官显贵,在中国期间,贝熙业也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,费用全免。北京西山,他的住所贝家花园附近,就有当地村民感念其恩而命名的“贝大夫桥”。贝家花园侧楼正门上,悬挂着其好友李石曾手书的石匾“济世之医”。

只是,在贝熙业返法后,他的故事、他的声望,慢慢被人淡忘。更没有多少人知道,他

为何被要求离开中国?贝熙业的名字,宛如历史中一个逐渐模糊的符号。

直到2001年,文化名人舒乙从好友处听说了贝熙业,他写下题为《要对得起朋友》的文章,表示要发掘这些“上世纪初在北京长住或呆过”,“一辈子和中国有不解之缘,为中国做过许多好事”的法国朋友的故事,并保护好他们的遗迹。舒乙随之以全国政协委员和国务院参事身份,不断为保护贝家花园等中法文化遗迹积极奔走。

此后,越来越多中法学者开始关注那段与贝熙业相关、尘封近一个世纪的往事。

年轻外交官、中国驻法使馆政治处政务参赞张伟便是其中之一。一个偶然的机

会,张伟得知贝熙业的故事,深受触动,随后他开始收集、整理关于贝熙业的史料。在完成大量走访后,2015年1月,张伟与妻子贺洁合著的《贝熙业传奇》一书在国内正式出版。

几乎就在张伟夫妇努力还原贝熙业在中国生活轨迹的同时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也于2013年9月开始了寻找贝熙业之路。他的目标,是拍摄一部相关纪录片。在经历最初资料的稀缺后,他辗转见到贝熙业与吴似丹所生的儿子让-路易。在后者巴黎家中,他看到了贝熙业诸多遗物:信件、相册、文虎勋章、珍宝目录……

此后,因寻访贝熙业,张同道与张伟得以相识,两人的工作也产生了交集。每过一周或两周,身在法国的张伟便跑一趟让-路易家,取部分资料,发回国内,由张同道组织专家团队进行翻译。最终,张同道团队翻译法文资料80多万字,收集档案和文献两千多卷,纪录片《贝家花园往事》于今年6月登陆央视。

贝熙业的名字终于被拂去厚厚积尘,那段被掩藏几十年的斑驳往事渐渐显露出来。

贝大夫家的沙龙

贝熙业本身并不热衷政治,但由于在中国行医期间的极大声誉,加之“热心社会”的性情,使得他的命运与许多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交织在一起。

如在担任北京法国医院院长一职时,贝熙业接待过很多前来寻求庇护的民国名人。1926年,“三一八惨案”后,一些共产党人也曾在法国医院避过风头。1937年,卢沟桥事变后,抗日将军郝梦麟眷眷也来此,得到贝熙业收留。

无心政治却被裹挟其中,这多少与贝熙业的朋友圈子有关。他所接触的,不是达官显贵,就是社会贤达,这让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处在中国政治漩涡中心,而每周三在大甜水井胡同16号贝宅定期举行的沙龙,更是中法名流汇集之地。

苏州河,黎明来敲门

王唯铭



32.河上渡口因何而发生

在苏州河上的桥之后,我接着要说到的就是渡口,是的,苏州河上的渡口,让河两岸百姓记忆深刻的地方,也是让他们的情感有悲喜交加的出口。某种意义上,桥梁显示的是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,它更多关涉的是工程意义和技术意义,而渡口,尽管也与技术、与工程有关,但更多关涉的却是感情意义或心理意义,它与每个身临其境的男女体验并将这样的体验反射出去有关,渡口呈现的是上海的人性。

先讲一下上海渡口产生于哪个时代。历史记叙,“宋元时期,吴淞江、黄浦江设有津渡”。所谓津渡就是渡口,是渡口的另一种说法而已。到那个在凤阳城起家并最后打下江山的朱家王朝的明代,上海一地,津渡日益增多;时光倏忽一转,到大清国嘉庆年间,上海地区的津渡已有上百个之多,景象蔚为壮观。

那么,那年,那时,嘉庆年间的津渡或渡口,又有怎样配置?引用历史说法,“每渡一般有渡船2条,渡夫数人,也有数条十数条的”;渡船有大小,或额载20人,或额载25人;均为木船,以摇橹居多,河道浅,用撑篙,还有拉渡,用于浅狭河段,以绳索在两岸,渡者拉绳牵船渡河。

现在,让我们进入到吴淞江渡口的具体历史吧。大致在16世纪中叶,吴淞江出现了渡口,到光绪元年,也就是1874年,“河口至北新泾近16公里河道,设渡口20余个。全部为手摇木船渡”。有两个渡口应该是上海最早的渡口,它们一个是乍浦路桥一边的头摆渡,另外一个青浦白鹤的万狮渡口。

所有渡口,基本都奉行以下三种方式:义渡、官渡和私渡。所谓义渡,便是义薄云天、重情重义年代产生的船渡。那时,渡口边上,一定先有已发家致富的乡绅存在,这乡绅,又经历了十分严格的四书五经训练,将儒教中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当作了自己的信条,于是,便先捐出良田若干亩,又将捐出的若干亩良田上的产出,作为被雇佣的渡夫谋生之食,而

渡夫则在风和日丽或风雨交加的日日夜夜,很勤恳很辛苦很任劳任怨地在渡口工作,不收分文。这样的船渡,表象是渡来回两岸的百姓,实质是精神层面的“济世渡人”,此类船渡为义渡。所谓官渡,便是由政府出了银子,雇了渡夫,又由渡夫把两岸百姓来回输送的一种船渡。所谓私渡,那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官方许可,渡夫自己将船在苏州河两岸摇将开来,让过河男女在两岸间来回,自己从中获取一点赢头小利的一种船渡。私渡又称为“野鸡渡”。

当社会由农耕而工业,人心由义勇而卑微,义渡成了天方夜谭,官渡的价格又居高不下,这时,上海原住民,基于从来的人性特点,便往往对野鸡渡情有独钟,因为它比官渡要便宜许多。不过,因了“野鸡”,渡夫乘机敲上一点竹杠是常有之事,晚清末期十分流行的竹枝词为此这样辛辣地咏叹:黄浦江中摆渡船,美人如漆亦堪怜,只他竹杠敲来惯,划到中央讲价钱。渡夫敲竹杠时将时机也掌握、拿捏得恰到好处,是到了河中央才讲价钱,而且往往是对“如漆美人”讲价钱,这时的女人多半只能听君便了,不然,河水急湍,江面宽阔,家中相公或如意郎君又在焦急等待,多给几文也就几文吧。敲竹杠的渡夫往往出现在黄浦江,那里江阔浪大,确有几分凶险。不似吴淞江河窄水静,再怎么敲竹杠,也是没有多少花头的,叙事者想。

虽说渡夫时有贪婪产生,但他们在渡船上的生活着实辛苦、心酸,有歌谣如此形容他们,“收入难收苞谷米,长年累月吃菜皮,大大小小穿破衣,棉絮铁皮补船底”,在这个意义上,很多的竹杠也不过是被生活压榨到无法透气时的喘一口气罢了。历史记载,苏松太兵备道台大人曾设义渡局于上海南市的郎家桥,委派人员管理黄浦江上的渡口,而每条渡船都必须有一个执照,如同今日我们开的小车必须有行驶证,这证件一年调换一次。管理人员又在每月的月底召集各渡口渡夫头开例会一次,以各渡口执照之多寡,发给银元,这应是大清国的政府补贴了。所有这些举措似乎都只对黄浦江的渡口,苏州河上的20来个渡口又似乎被道台大人忽略了,那是因了晚清期的苏州河实在过于狭窄的缘故?

40.还未完全融合成功

施韦卡特在走出法庭时告诉亚维奇和谢尔曼,他准备代表他的当事人要求放弃由陪审团审判,改为由弗洛尔法官来审理。

施韦卡特离开时,亚维奇说道:“这案子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。”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单纯。”谢尔曼答道。

稍后,弗洛尔法官表示,检方一致同意接受哈丁的报告,但不认同比利在犯罪期间患有精神病看法。这令他颇感为难。

施韦卡特和朱迪发现比利在返回监狱后情绪再度陷入低潮,大部分时间都在画画、沉思。不断增加的关注令他烦恼不堪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,他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,似乎在逃避着周遭冷漠而好奇的关注。

“开庭前我为什么不能留在哈丁医院?”比利问朱迪。

“这是不可能的,法院让你去那儿住了7个月已经很幸运了。忍耐一下,两个月后就要开庭了。”

“你现在必须振作起来!”施韦卡特说,“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,如果你能接受审判,会被判无罪;如果因为精神崩溃而无法接受审判,那么他们就会送你回利玛医院。”

一天下午,一名警卫看见比利躺在床上用铅笔画画,画中一个衣衫褴褛的洋娃娃脖子上系着一条绳子,吊在一片破镜子前。

“嗨!比利,你为什么画这幅画?”

“因为我很气愤,”一个低沉的斯拉夫口音说道,“是某人该死的时候了。”

警卫听见斯拉夫口音后立即按下警铃,里根则用一种玩世不恭的目光望着他。

“不论你是谁,现在都给我往后退!”警卫叫道,“画留在床上,背靠墙!”

里根按照他的命令做了,看着其他警卫陆续朝牢房门口集合。他们打开牢门,迅速冲进去把画拿走,然后又将门关上。

“天啊!”一名警卫叫道,“这画真是病态!”“叫他的律师过来,”有人建议,“他又开始崩溃了。”

施韦卡特和朱迪到达时看到的是阿瑟。阿瑟解释说,比利还未完全融合成功。

“但他的融合程度已足以接受审判,”阿瑟

向他们保证说,“比利已经知道被起诉的罪名,在自我抗辩中他会合作。但是我和里根仍是独立的个体,你看到了,这儿充满了敌意,因此目前还得由里根做主。不过,要是不把比利送回医院,我无法保证他是否能保持部分融合。”

富兰克林地方警长哈利告诉报社记者,说副警长目睹过里根的强壮和耐力。里根曾被带到健身房,他选择了拳击沙包,结果他“直拳连续攻击沙包达19分30秒之久”!哈利说:“正常人根本无法用直拳攻击超过3分钟。他的力量很强,我们担心他的胳膊会受伤,就带他去检查,结果医生发现他毫发无伤。”

10月24日,弗洛尔法官再次要求西南心理康复中心对比利进行检查,并提交他是否能够接受审判的报告。此后又下令将比利立刻从监狱转到俄亥俄中央精神病院。

11月15日,西南心理康复中心法院援助项目主任科罗斯基医生提交的报告指出,经夏洛琳医生和特纳博士检查,比利有能力接受审判并帮助律师为自己辩护,但又说明道,“他目前的心态非常脆弱,已融合的人格随时可能再度分裂,这在以前已经出现过了。”

11月29日,《戴顿日报》和《哥伦布市快报》分别登载了卡尔莫否认曾虐待养子的消息;美联社则报道说:

继父卡尔莫否认虐待威廉·米利根

卡尔莫异常愤怒,因为媒体报道说他曾对养子威廉·米利根施暴并进行性虐待,医生还说比利具有十种人格。“没有人问过我是怎么说的!”卡尔莫抗议道,并声称比利指控的性虐待纯属“无稽之谈!”根据一份由哈丁医生签署的报告,专家们指出比利是多重人格症患者,因此无法知道其他人格曾经做过的事。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比利幼时受到的虐待……卡尔莫表示,这些报道令他受到了极大伤害。“没人谅解我,真让人气愤!”他还表示,最令气愤的是,那些报道并未说明这些指控只是比利和医生的片面之词。“都怪那孩子,”卡尔莫说,“所有报道都是在一味地重复他们(医生和比利)所说的!”卡尔莫不愿表明他是否准备诉诸法律。

二十四比利



【美】丹尼尔·凯斯